

辛德勒 名单

〔澳大利亚〕托马斯·基尼利 著
肖友岚 译

荣获
奥斯卡
最佳影片
七项大
奖

大师名作

辛德勒名单〔全译本〕

全世界最畅销电影原著小说

内蒙古文化出版社

辛德勒名单

托马斯·基尼利 著

肖友岚 译

内蒙古文化出版社

(内蒙古)新登字 004 号

辛德勒名单

著 者 [澳大利亚] 托马斯·基尼利
译 者 肖友岚
责任编辑 文 奇
出版发行 内蒙古文化出版社
(海拉尔市河东新春路)
印 刷 光明印刷厂
开 本 850×1168 毫米 1/32
印 张 20
字 数 450 千字

1994 年 10 月第一版 1995 年 3 月第一次印刷

印 数: 1—5000 册

ISBN7-80506-275-7/I·155

定 价: 15.70 元

谨以此书纪念奥斯卡·辛德勒,以及里奥波德·费佛伯格,费佛伯格以他的热情与坚持,促使了这本书的诞生

作者序

1980年，我走进了加州比佛利山庄的一家皮箱店中，并询问了几个公事包的价格。这家商店的老板里奥波德·费佛伯格是一位由于辛德勒的援救才能保全性命的犹太人。而在费佛伯格店中那些放置着意大利进口皮件的置物架旁，我首次听到了奥斯卡·辛德勒这位德国乐天派，投机商人，魔法师，与矛盾象征的名字，以及他在那场如今被称之为浩劫的苦难年代拯救一个受压迫民族的感人事迹。

这份奥斯卡惊人历史的记录报告主要的资料来源是根据辛德勒所拯救的五十位生还者的访谈记录，这些生还者目前分别居住在七个国家——澳洲，以色列，西德，奥地利，美国，阿根廷，与巴西。在里奥波德·费佛伯格的陪伴之下，我前往书中的几个重要地点观察当地的坏境：克拉科夫，奥斯卡所钟爱的城市；普拉佐，阿蒙·哥德的龌龊劳工营的所在地；萨布拉西利波瓦街，奥斯卡的工厂至今仍然挺立如昔；奥斯威辛——伯克瑙，奥斯卡曾在此地救出了他的女性囚犯。这场实地旅行使我获得了许多丰富的资料，但此书内文的详尽叙述绝大部分是仰赖几位奥斯卡战争时期的旧识与他战前的许多朋友们所提供的文件与其他资料。而由辛德勒犹太人（Schindlerjuden [SchindlerJews]）所存放在亚德瓦歇姆，殉道者与英雄纪念组织中的丰富证言也更加充实了此书的内容。除此之外，由亚德

瓦歇姆与奥斯卡的一些朋友们所提供的个人证言与奥斯卡本人的札记与信件,也增加了此书的完整性。

运用小说的结构与技巧来叙述真实故事是现代文学写作中相当普遍的一种方式,而这也是我在此所采用的写作方式——部分是因为小说家的技巧是我个人所唯一熟知的写作工具,部分是因为小说的技巧似乎相当适合于描绘奥斯卡那种暧昧且具有多面性的性格。但不论如何,我仍然尽量避免虚构性的事件,因为虚构的事件将会贬低了这份真实记录报告的价值,而在另一方面,我也企图穿透笼罩于奥斯卡这般复杂人物身边的迷雾,厘清现实与迷思之间的分野。有时我必须根据一些简短的记录来重建出奥斯卡与其他人之间的对话内容。但此书中大多数的对话与全部的事件皆是根据辛德勒犹太人,辛德勒本人,以及那些亲眼目睹奥斯卡拯救行动的证人们的详细回忆记录,所建构重组而成的真实事迹。

首先我必须感谢三位辛德勒犹太人——里奥波德·费佛伯格,以色列最高法官,以及米赛斯罗·潘波。他们三位不仅与我分享他们对于奥斯卡的珍贵记忆与重要的文件资料,使我拥有更丰富的资料来呈现出精确的事件,同时他们也不厌其烦地花费了许多时间阅读此书的初稿,提供了极有价值的指正与建议。而我也必须感谢许多辛德勒犹太人与奥斯卡战前的旧识,他们慷慨地以信函与文件资料赋予我极为丰富的材料。这些慷慨的朋友包括艾米莉·辛德勒夫人,鲁德米拉·费佛伯格太太,亨利·罗斯纳与马瑞安娜·罗斯纳夫妇,里奥波德·罗斯纳,亚列克斯·罗斯纳,伊德克·辛德尔医生,达努塔·辛德尔医生,瑞琴娜·哈洛威兹太太,布隆妮斯拉娃·卡拉库斯卡太太,理查德·哈洛威兹先生,西姆尔·斯普林曼先生,已离开人世的加克伯·斯特恩伯格先生,杰尔·斯特恩

伯格先生,利维斯·法金夫妇,亨利·金斯特林格先生,瑞贝嘉·鲍太太,爱德华·贺伯格先生,M·贺希菲尔德夫妇,尔文·葛洛文夫妇,以及其他许多朋友。在我的家乡,E·克尔恩夫妇不仅与我分享他们对于奥斯卡的珍贵记忆,同时也给予我极大的支持与鼓励。而亚德瓦歇姆的约瑟夫·克乐米博士,希姆尔·克拉考斯基博士,维拉·普劳斯尼,夏纳·阿由贝尔斯,以及哈达萨·莫德林格慷慨地提供了许多辛德勒犹太人的证言,以及珍贵的录像带与照片资料。

最后,我必须对死去的马丁·高希先生献上最诚挚的敬意,由于马丁先生的努力,才使得奥斯卡·辛德勒的名字引起了整个世界的注意,而我同时也必须感谢他的遗孀露希拉·盖尼斯太太对于这个写作计划的热烈支持与援助。

由于这些热心人士的协助,奥斯卡·辛德勒惊人的历史故事才能首次以此丰富完整的面貌公诸于世。

托马斯·基尼利

目 次

作者序	托马斯·基尼利	1
序曲		1
第一章		25
第二章		39
第三章		50
第四章		58
第五章		66
第六章		73
第七章		81
第八章		90
第九章		105
第十章		109
第十一章		116
第十二章		124
第十三章		137
第十四章		145
第十五章		151
第十六章		163
第十七章		178

第十八章	189
第十九章	196
第二十章	210
第二十一章	226
第二十二章	239
第二十三章	252
第二十四章	270
第二十五章	290
第二十六章	295
第二十七章	325
第二十八章	335
第二十九章	345
第三十章	361
第三十一章	369
第三十二章	389
第三十三章	400
第三十四章	445
第三十五章	455
第三十六章	466
第三十七章	482
第三十八章	499
尾声	522

序 曲

一九四三年·秋季

在波兰的深秋时分，一个穿着昂贵大衣与双排扣晚礼服，并在晚礼服翻领上别了一个黑法郎镶金纳粹十字徽章的高大年轻人，从位于克拉科夫旧市区中心边缘的斯特拉佐基果街上的一所现代化豪华公寓中走出来，他的司机在严寒的街道上喷着白雾，为他打开了一辆巨大爱德勒豪华轿车的车门，即使是在这个昏沉阴暗的世界中，这辆轿车仍然散发出耀眼的光芒。

“注意脚下的道路，辛德勒先生，”司机说，“它就像寡妇的心灵一样，已经结了一层冰了。”

在观察这一幕小小的冬日街景时，我们对于这个故事已有了一个相当安全的认知基础。这个高大的年轻人终其一生都将穿着他的双排扣晚礼服，而由于他的工程师气质，巨大闪亮的交通工具总是能带给他快乐的情绪，同时，他虽然是个德国人，并且在这个动荡不安的历史转折期中，是个有一些影响力的德国人，但他一直是个和蔼可亲的人物，波兰司机随时都可以毫无顾忌地和他开些无伤大雅的小玩笑。

然而这些简单的人物素描并不能勾勒出整个故事的全貌。因为这是一个刻划出善良如何战胜邪恶的真实故事，而从某方面来说，这是一种可以明确计算统计的胜利。如果你从事件的另一个层面来处理这个故事——也就是说，当你以编年史的方式来记录邪恶所逐渐获得的那些可以预料与计算的成

序曲

功时——你就可以轻易地以一种智慧性的辛辣嘲讽态度来避开沉闷乏味的陈腔滥调。你要以毫不费力地运用那些可称之为这个故事的不动产的一切邪恶事迹，来呈现出其不可避免的特性，然而在这样的过程中，原先的善意或许随着一些例如尊严与自觉性等无法衡量的事物一同消磨殆尽。人性的邪恶是作家的主题，而原罪则是历史学家的母乳。但在刻划美德的时候，这却是一种相当冒险的诠释角度。

“美德”是个危险的辞汇，而我们必须先作一些解释：就一般观念而言，那个在古老典雅的克拉科夫城，小心翼翼地将他闪闪发亮的皮鞋踏在冰封街道上的奥斯卡·辛德勒先生，并不是个具有美德的年轻人。在这个城市中，他明目张胆与他的德国情妇朝夕相处，并和他的波兰秘书维持一段长久而稳定的恋情。而他的妻子艾米莉虽然有时会到波兰来探望丈夫，但她大部分的时间都住在摩拉维亚。有些人企图为奥斯卡解释：对他所有的女人来说，他一直都是个善良慷慨的情人。但是就“美德”的一般性诠释角度而言，那并不是个可以为他脱罪的借口。

同时，他也是个放纵无度的酒鬼。有时他只是为了纯净明澈的美酒而开怀畅饮，而在另一些时候，他则是为了某些更为实际的目的而和生意伙伴、官僚，以及党卫军人员一同把酒言欢。就像少数得天独厚的天生酒客一般，他在酒精的作用之下仍能保有清明的心智与干练优雅的风貌，但同样地，若是以道德的狭隘定义来衡量，那绝对不能作为狂饮作乐的借口。同时，虽然我们拥有完整可信的资料来证明辛德勒先生的善行，但我们也无法忽略他那种难以定位的复杂身分：他一直是在运用一个腐败体系的野蛮力量来进行他的工作，而这个残酷的体系在欧洲设立了许多各式各样但却同样泯灭人性的营

地，并创造出一个贫困而难以描绘的囚犯国度。因此，开展这个故事的最佳方式，或许是先描述一段能显示出辛德勒先生的古怪美德，并呈现出激发他此种善行的地点与同伴的短暂时刻。

在斯特拉佐基果街的尽头，辛德勒的豪华轿车静静驶过瓦威尔堡巨大黑暗的阴影，国社党的心腹律师汉斯·法兰克（译注：德国政治家、法学家，纳粹份子，曾担任波兰占领区行政长官）在这栋城堡中统治着波兰政府。如同所有邪恶巨大的城堡一般，这栋建筑物中也看不到一线光辉。当轿车转向南方往河边驶去的时候，辛德勒先生与司机都不曾对那巨大的堡垒瞥上一眼。在波德果尔桥边，几个武装警卫站在冰冻的维斯杜拉河上，阻止游击队与其他违反宵禁的乱民越过波德果尔与克拉科夫之间的关卡。这些警卫对这辆豪华轿车，辛德勒先生的面孔，以及由司机所呈交给他们的通行证皆非常熟悉。辛德勒先生经常越过这道关卡，有时是从他的工厂（他在那儿也有一所公寓）到城里洽谈生意，有时则是从斯特拉佐基果街的公寓到他位于萨布拉西的工厂去处理业务。他们也常常在夜幕低垂的时候，看到辛德勒先生穿着晚礼服或是半正式的服装，沿着不同的道路去吃一顿晚餐、参加一场宴会，或是奔向一个不知名的卧室。在某些时候也会像今晚一般，到距离市区十公里之外的普拉佐劳工营，与爱好感官享乐的党卫军司令官阿蒙·哥德共进晚餐。这些警卫知道辛德勒先生是个出手大方的慷慨人物，在圣诞节的时候会毫不吝惜地送给他们一些上好的美酒，因此这辆轿车并未经过太多检查，就立刻通过关卡驶向位于郊区的波德果尔。

他们可以确定的是，在这段诡谲邪魅的历史时刻之中，虽然辛德勒总是难以抗拒佳肴美酒的诱惑，但今晚的宴会所带

序曲

给他的并不是兴奋的期待，而是不耐的厌烦。事实上，与阿蒙一起饮酒闲谈向来就是件讨厌的苦差事。然而辛德勒所感到的是一种辛辣的反感，一种古老刺激的嫌恶——就像在中世纪的绘画中，正义之士对受诅咒的罪人所感到的情绪一般。因此这种厌恶感并不会使奥斯卡意志消沉，反而激起他高昂的斗志。

当轿车驶入过去犹太聚居区中的汽车道时，坐在昂贵黑色老板椅上的辛德勒先生就像以往一样，开始一根接一根地吞云吐雾。他的神情泰然自若，平静优雅的手指看不出丝毫紧张焦躁的迹象。他风度翩翩的抽烟姿态暗示出他是个永远不必担心烟酒短缺的富裕商人。而我们永远也无法确定，当他经过死寂黑暗的普洛克辛乡村，并看到一长串或许是载满步兵、囚犯，甚或是牛群——虽然此种可能性相当小——的牛车时，他是否暗暗希望自己能在这火花烟雾的世界中找到一丝慰藉的力量。

在距离市区大约十公里的乡村地区，爱德勒轿车驶入右方一条叫做杰洛佐林斯卡的街道上。在明亮的霜寒夜色之下，首先进入辛德勒先生眼睑之中的是山丘下那座废弃的犹太教堂，然后他看到了普拉佐劳工营的简略外观，过去这里曾是一座如耶路撒冷般的犹太城市，而今日却变成了一个囚禁着两万名焦虑不安犹太人的巨大牢房。站在营地门口的乌克兰士兵与带着武器的党卫军彬彬有礼地向辛德勒先生问候致意，这是因为他们和波德果尔桥的守卫一般，知道这个客人必然会给予他们一些慷慨的回报。

在来到行政管理大楼附近的时候，辛德勒的轿车踏上了一条铺满犹太墓碑的监狱道路。在两年以前，这个区域仍是一片犹太墓园。以诗人自居的哥德司令官将他所能想到的一切

隐喻注入他的劳工营建筑结构之中。这个墓碑碎片的隐喻横越整个区域，正好将这个劳工营分成两个部分，但却不曾向东延伸至哥德司令官的私人别墅。

街道右方的守卫室后面矗立着一座过去曾是犹太停尸间的阴森建筑。它似乎是在宣告：在这个地方，死亡是一种司空见惯的正常现象，而这儿将是所有死者的歇息处。但事实上，这里现在已变成了司令官的马厩。虽然辛德勒先生早已看惯了这种令人不快的景象，但他仍然会以一阵充满反讽意味的轻咳来作为某种回应方式。我们必须承认，如果你对全欧洲地区的一切荒唐现象都有所回应的话，那么这些现象将会侵入你的生命之中，成为你永远不能卸下的重担。但我们知道，辛德勒先生拥有极大的力量来承载这一类的重担。

在这个夜晚，一个叫做波德克·费佛伯格的囚犯在清寒的夜色之下缓缓地走向司令官的别墅。年方十九岁的勤务兵里希克带着一张由党卫军人员所签署的通行令来到费佛伯格的营房。这个小男孩面临到无法解决的难题：司令官的澡盆上结了一层厚厚的污垢，他害怕要是哥德司令官突然心血来潮想要洗晨澡的话，必定会怒气冲冲地将他打得体无完肤。费佛伯格过去曾是里希克的高中老师，而现在他在劳工营的车库中工作，可以轻易拿到有效的去污溶剂。他带着里希克到车库中拿了一把刷子与一瓶清洁剂。到司令官的别墅工作总是使囚犯们感到前途茫茫生死未卜，但却可能有机会从那个饱受哥德虐待的犹太女仆海伦·贺希那儿弄到一些宝贵的食物，而这个慷慨的女仆同样也是费佛伯格的学生。

当辛德勒先生的轿车来到距离别墅仍有一百米的地方时，引擎声就使得狗群疯狂地吠叫怒吼——阿蒙在屋边的狗舍中畜养了大丹狗、狼犬以及其他各式各样的凶猛恶犬。这栋

别墅是一座加上一层阁楼的方形建筑，楼上的窗户外有着相当宽敞的阳台。别墅四周环绕着一圈附着楼梯扶手的户外露台。在阳光和煦的夏季，阿蒙·哥德总是喜欢坐在户外。自从来到普拉佐之后，他的体重就直线上升。照此种情况看来，到明年夏天的时候，他就会变成一个爱好日光浴的大胖子了。但在这个扭曲变形的犹太城中，绝对没有人胆敢嘲笑他的身材。

一个带着白手套的党卫军士兵站在大门口守卫。在行过军礼之后，他请辛德勒先生进入屋中。乌克兰勤务兵伊凡在走廊上接过了辛德勒先生的大衣与汉堡帽。辛德勒拍拍胸前的口袋，还好他并没有忘了带送给主人的礼物：一个向黑市购买的纯金烟盒。阿蒙在这个地方混得很不错，充公的珠宝首饰更是让他大捞了一笔，因此他现在的眼光奇高无比，价值比纯金烟盒低的礼物他根本就看不上眼。

罗斯纳兄弟站在通往餐厅的大门口演奏音乐，亨利拉小提琴，里奥弹手风琴。在哥德的命令之下，他们两人脱下了白天在油漆行工作时所穿的褴褛衣衫，换上他们为这种场合所保留下来的正式礼服。奥斯卡·辛德勒相当了解他们的处境，虽然司令官非常欣赏他们的演奏技巧，但在这栋别墅之中，罗斯纳兄弟永远也无法心无旁骛地沉浸在他们的音乐之中。他们看过太多残酷的暴行。他们知道阿蒙性格乖僻异常，常会因一时冲动而立即处决人犯。因此他们一面小心翼翼地演奏，一面虔诚地祈祷，希望他们的音乐不会因为某个无法解释的原因而突然触怒了那个喜怒无常的暴君。

今晚将会有七个男人来到哥德华丽的餐厅之中。除了辛德勒自己与主人之外，其他的客人包括克拉科夫地区的党卫军首领朱利安·谢尔纳，以及国家安全局克拉科夫分部的主管鲁夫·佐尔达。谢尔纳的官阶在军中并没有类似的职称，他

在党卫军中担任一种大约是介于上校与准将之间的职位：佐尔达则相当于陆军中校。而哥德自己则相当于上尉职。谢尔纳与佐尔达是这场晚宴最尊贵的上宾，这是因为哥德的劳工营是属于他们两人的管辖范围之内。他们的年纪比哥德司令官大一些，而党卫军警察首脑谢尔纳由于他的眼镜、秃头，以及略微发福的身材，看起来像是个老态毕露的中年人。然而就他的情人的那种挥霍无度的生活习惯看来，年纪似乎并不会成为他与阿蒙之间的代沟。

年纪最大的宾客是法兰·伯西先生，他曾经参加过第一次世界大战，现在则是普拉佐数家合法与非法工厂的经理。同时他也是朱利安·谢尔纳的“经济顾问”，并对这个城市有着相当浓厚的商业兴趣。

奥斯卡很看不起伯西和谢尔纳、佐尔达这两个警察头子。然而他自己位于萨布拉西的奇特工厂却必须仰赖他们的援助才有可能继续生存下去，因此不论他多轻视这些人，他仍然得和他们保持良好的关系，并经常送他们一些精美昂贵的礼物。在这群宾客中，奥斯卡只对普拉佐劳工营内的马德瑞西制服工厂的老板朱利斯·马德瑞西与经理雷蒙·提西有些好感。马德瑞西的年纪大约比奥斯卡与哥德司令官小一、两岁。他是个有着精明商业头脑但却未完全丧失人性的企业家，虽然有人或许会指责他那种靠劳工营工厂而致富的谋利手段，但他至少为四千名囚犯提供了一份稳定的工作，并使他们因此而免于遭受到被送入屠宰场的命运。马德瑞西的经理雷蒙·提西大约四十出头，他是个令人感到难以亲近的神秘人物，总是喜欢在宾主尚未尽兴的时候提早离开宴会。他经常暗中私运几卡车的食物给他的囚犯（这种大胆的行为很可能会使他自己被送到党卫军的蒙特鲁皮西监狱或是如地狱一般的奥斯威

序曲

辛集中营)，而这种慷慨的举动事先曾获得马德瑞西的同意。

以上这些重要人物就是哥德司令官在别墅举行晚宴时固定的宾客名单。

四位女客人头上戴着华丽的帽子，披着精致昂贵的晚礼服，她们的年纪显然比在场的所有男士都要年轻许多，事实上，她们都是来自于克拉科夫的高级妓女。其中有几个女孩是哥德晚宴中常见的熟悉面孔。哥德特地雇用了四个女孩，好让那两位高级官员可以不失绅士风度地作个人选择。在哥德举行这一类的宴会时，他的德国情妇玛尤拉总是待在她位于市区的公寓中。她将哥德的晚宴视为一种放纵无度的男人聚会，而这必然会伤害到她脆弱的感性。

从那两位警察头目的态度看来，他们显然非常喜欢奥斯卡。但不论如何，他仍然具有一些令人感到不自在的特质。他们或许很想刻意忽略他的出身背景。他是个来自于苏德台地区的德国人——也就是说，相对于他们自己曼哈顿与伦敦般的城市背景，他只是个德州与利物浦地区的乡巴佬而已。虽然他出手大方，能供应他们一些稀有的货物，并可以在把酒言欢时展现出某些相当粗卤的幽默感，但他总是令人感到他并不是个容易亲近的人物。他就是那种你只需在碰面时向他微笑致意的泛泛之交，而大惊小怪地和他热络寒暄却是一件不必要，也很不聪明的举动。

党卫军官员似乎是因为四个女孩突然的骚动才注意到奥斯卡·辛德勒的到来。在过去几年之中，所有认识奥斯卡的人都在四处传诵着他那种无以伦比的魅力，没有任何女人能抵挡住此种如强力磁场般的吸引力，因此他的猎艳生涯总是一帆风顺。佐尔达与谢尔纳这两位警察头子现在或许是为了保有女人们的注意力，才对辛德勒先生表现出热烈异常的欢迎